

莊

子

通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故郭子玄為之解次則唐道士成  
玄英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自餘直可束高  
閣矣余讀莊三十季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蹠丁  
亥春偶疏大宗師應帝王二卷既得陸長庚副  
墨為之歛衽戊子赴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  
事因日課數十行以自嬉於無何有之鄉實四  
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季解老竣於是而

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耶會水落寄泊清源聊城之間者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工於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洸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之合故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以暢其說雖不中庸遠乎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辯說者取其辭莊之所以

畜於今者以學士大夫好其辭也而義則妙有  
過而問焉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已  
也如是雖然猶幸而獨以辭畜之也苟讀之不  
深而惟其近之是求必有蔑裂禮教詬辱古今  
以來大聖賢而甘與盜跖同林失其逍遙於無  
窮之心為天下後世害寧有既哉昔稽叔夜之  
賢也猶曰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余謂叔夜非  
善莊子者也我願世人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

之心讀莊子而遺其言之所寄不以莊子為恠  
然後可謂善莊子孫登之規叔夜曰火生有光  
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  
得薪故可以續其明用才在於識真故可以全  
其季雖然真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之心讀莊  
子猶莊子耳未及孔子也知莊子之所以別於  
孔子者然後可以善莊子

萬曆十六年六月八日四明沈一貫書于淮陰舟中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  
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  
道乎否哉不知莊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  
也日極其說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謂佛之言近理  
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淫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  
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  
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矣故曰易  
辨也莊則不然亦以內聖自許而放於逍遙之場亦

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牆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於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哉。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曰：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卽道德也。彼以爲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義，則淵源於老氏之說。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如仁義之爲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爲煦煦孑孑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毀矣。通仁義之說則禮樂之說亦猶定矣。

一日此莊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善也  
夫繼之而爲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爲性故至平至直  
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  
雖神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  
性言性不可以該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  
性也皆心爾雖然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  
爾凡闢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  
言蓋源於此一日凡莊子之語道體必曰無窮老子  
無釋曰空莊亦言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爲宗無窮者  
如環無端之義不但曰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曰天地



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亦無窮之義矣顧其  
旨歸之鳶魚活潑與夫婦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臭  
易言無方無體矣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而後已  
堯無名舜無爲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  
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曰昏昏默默窈窈冥冥  
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  
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  
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萁瓣膚毛腠脈  
周折曲溝則甚渺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烏可  
謂之采定也揆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爾識性

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庸可必厭遺  
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虛曠達者而後謂之得道也哉  
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因知記尤悉子曰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曰義  
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謂三教無二可矣故  
莊子外枵然大而內疎理者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  
巡途而諷者相似大非所長莊子特與辨者惠子流  
相爭雄爾欲張其軍則益又倍繫三王非薄孔氏以  
恣其所欲言原其著作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  
哉所以傳者則末學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苟適亦

孔氏不振之辭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  
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  
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  
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  
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英華云爾。

莊子通卷第一

沈一貫註

逍遙遊第一

內篇

逍遙者，放任自得之名也。至人獨往獨來而  
敖倪於萬物之上，舉世無以纓紉其心，安往  
而不自得哉。俯而視之，世味皆腥螻膾惡，世  
構皆累塊積蘇而已。內篇者皆莊子微言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猶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  
悲乎

**冥**

冥亦作冥音明鯉音昆搏音團飛也扶搖上行

**覆**

風名邪音耶夫音扶此類不能盡音以意求之

**闕**

音迅翊音條小蟬也鶯音學鶯鳴小鳩也決音血

**疾**

飛起貌拾音緒突也妨音方榆妨皆木名莽蒼近

**郊**

之色果然飽狀二蟲謂蜩鳩小知大知音智菡音

**窮**

黃芝也蟪蛄寒蟬也姑音姑冥靈木名彭祖錢鏗

**歷**

唐虞夏商壽八百歲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拘儒曲學所見不遠守其

不該不徧一曲之言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自以爲足而不可與之語大道豈知天地甚廣造化甚妙靈變甚不可測固有出於常理常心之外不可以目前近小規規焉斷之者惟至人之心獨與之往來故能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庭此亦吾道之內典向來不輕授受乃莊子將托之繚素以示後人故先以大鵬之事開拓人之心曾消濯人之鄙見言北海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舉背而他可知也有時奮怒而飛騰翼之大若垂

天之雲也。當海氣動時，颶風大作，大鵬乘此風，方南徙於天池，踉蹌而行，平擊水面者三千里而後起，乘扶搖之迅飈，而直上青天者，其高九萬里，一去六月，方言憇止，俯視下方，但見如游氣之往來，而不能辨正色也。游氣之往來者，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如奔馬然者，所謂野馬一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塵埃二也。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動，息吹三也。此三者皆所謂游氣之往來也。人之狀天者，必曰蒼蒼，不知天之色，果蒼蒼乎？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



蒼也。意者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蒼稱乎。鵬之視下，亦如前所云：細若氣，蒼若天而已矣。且鵬之所以必九萬里而後圖南者，何也？今夫水不厚不能負大舟，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可浮，而杯不可浮；以水淺而力微也。故不培九萬里之風，則風淺而力微，不足以負大鵬之翼。必九萬里而上，積氣下厚，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然後可以謀南徙耳。大鵬之事若此，衆鳥安得而知之？蜩與斑鳩共笑之曰：我卒然而飛，上集於榆枋，不過數仞間爾。且時有不至，不免下投於地，則亦已。

矣無他願矣何必九萬里而南徙辛苦跋涉爲哉  
二蟲之智小如此豈知物各有資事各有當譬如  
人之適近郊者來去三食腹猶果然飽無待於具  
糧也若適百里者遠矣當爲一宿之備適千里又  
遠矣必聚三月糧而後充其往來之食大鵬之培  
風九萬而後飛猶人之聚三月糧者也二蟲何足  
以知之故知有小大不能以相知年有小大不能  
以相知天地間此類甚多今夫茵值溼而生見日  
而死此不能終朝者也彼安知月之有晦朔螻蛄  
夏生秋死者也彼安知歲之有春秋此所謂小年

也。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所謂大年也。今人不知世有椿靈而獨以彭祖八百歲爲最希之遐壽，相與羨慕而希及之，識見短淺如此而自以爲是不可悲哉！何異乎二鳥之笑大鵬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矣。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乘風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

棘人名窮髮不毛地也羊角風之  
旋者上上聲斥鵠斥澤小鳥鶴音

晏知音智行下孟反此音鄉譽平聲沮慈呂反分音  
問竟音境數音朔數數猶汲汲也夫音扶六氣陰陽  
風雨晦明惡音烏

以上所云見於齊諧不獨齊諧昔湯與棘問答亦  
有此言可見小大有辨不能相通今之知效一官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小知不遠亦  
若此斥鷃而已故宋榮子以爲笑但榮子之學審  
於自得而警然超俗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毀之  
不加沮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止於是而已矣  
可謂寬容雅淡不汲汲於世務者矣忘世者也於  
德猶未忘也不如列子列子清虛體真得風仙之

道環風而行冷然輕與旬有五而一反其家不  
汲汲於營道者矣然忘道者也非無不忘者也猶  
有列子在焉猶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  
氣之變體則自然而無朕用則妙應而無方以游  
於終始無窮之門若而人者且惡乎待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於無而天地萬化  
在我無往而不逍遙矣韓非子曰宋榮子設不闕  
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  
禮之荀子曰宋子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謂人  
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是過也莊子天

下篇曰宋鉞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故謂其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也恒人不及榮子榮子不及列子列子不及至人皆小大之辨也棘列子作夏革猶然笑貌致福脩德以致福者辨宜作變游無窮三字是莊子紫要語所謂無窮者是何物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榻音爵治去聲于治平聲凡治之皆平聲已治皆去聲後做此

許由字仲武，隱於箕山。堯知其賢，而以天下讓夫。子立而天下治者，至人默成道德，而陰陽自和。如庚桑楚居畏壘，而畏壘大穰。蓋堯以治功歸許由也。許由謂堯治天下，旣已效矣，而我猶代子，則子居其實，而我享其名。子爲其主，而我尸其實。吾非爲名爲賓者，也不當有天下也。人各有志，性各有



極吾猶鷓鴣之居，不過一枝；偃鼠之飲，不過滿腹。箕山之陰，已了吾事。榮願自足，無待外求。君其休矣。吾何用天下爲哉？譬之庖人，尸祝各有司存。縱廢宰割之功，亦庖人責爾。尸祝不宜越局而代事。子雖倦勤而禪讓，吾肯去山林而代子乎？不願有天下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當去聲 逕庭音敬 聽藐音邁  
射夜石二音 淖音綽 處上聲

與觀知並去聲 夫音扶 女音汝 薄蒲博反 斲音祈 稽音雞 秕穉音彼 康藪皮也

逕庭隔遠貌 綽約柔和也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言

知有聾瞽之言猶之汝之謂也旁礴混同貌斷求也亂治也稽至也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卽所謂土苴治天下也夫人常局於目前之近觀而駭於理外之奇舉天地之大其中殊奇絕尤豈有限乎聰之所棄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采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謂有耳目者皆妄譚暗昧滯乎心神則謂有智慧者皆謬舉守一家之言無四域之智咸曰世間安得仙人天下必無此事一聞玄元之膚論便

謂逕庭之過言矣。豈知不以物嬰身者，膚有冰雪之清，不以外傷內者，貌有嬋娟之靜，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露，則至味何以易其食，履流光於宛虹，策飛景於璇璣，則大輅曷以易其游。反照則收美利於不言，凝神則溥元功於無外。二儀效清寧之順，六氣有瑞寶之徵，不治世而世登於理，不傷物而物莫之傷。故塵垢可以鑄堯，秕糠可以陶舜，瓦甃皆道之餘緒，土苴亦治之權輿。眇功業於太虛之浮雲，小利澤於大海之一汊，所性自足，詎肯以物爲事乎。此許由所以安於一枝，而恥代庖。

人之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斷音短，汾音焚，堯都地，窅音幽，喪云聲。

諸越澤國之區，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章甫禮冠，無所用之。宋人資以爲貨，折閱必矣。堯治天下，天下旣已治矣，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則格天巍巍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也。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不加，聖人無情，惟順事而妙應，是故萬邦雖和，未嘗增堯心之一物，從體起用。

卽是體雖位天地育萬物而曠然獨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堯心不識故當時之歌功者亦曰不識堯心無名故萬古之誦烈者亦曰無名黃屋豈殊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堯未嘗有治唐之心而有唐之治有唐之民自爲也善契此論則姑射本在於人間大鵬亦飛於方寸耳許由之無用天下姑射之不事天下堯之喪其天下皆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愕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挫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名施，爲魏相。瓠音護，種音冢，實音實。

五石，中容五石，盛音成，剖音口，反瓠，瓠，蓬反，瓠落音落，音落，音器，爲音位，播音剖，龜如字，又音均，泝泝統。

音平霹晴說音稅難將並去聲

瓠匏也堅不能自舉瓠薄脆不勝舉也瓠落平淺  
貌呀然虛大也掊打破也龜手凍裂如龜文亦讀  
作皴泝浮澣漂統絮也慮思也疏作攄繩絡之也  
樽如壺用渡水者蓬短曲不暢之草非直達者也  
此章言大物固有大用而不能用大者以爲無用  
世安知無用之爲大用也大用者不獨全生盡年  
而已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音樞，腫音冢，中音衆，下同。卷拳同。去上聲。狸音離，狌音生，狃音救，反。斄音平，斧音辟，音闕。罔音古，離來二音，彷徨音房皇。

樗，惡木，擁腫，繫癭也。卷曲不端直也。狌，野貓也。敖者，遊翔之物也。跳梁，跳擲也。辟法也。斄牛，旄牛也。

彷徨縱任之名，惑於小方，而闡於大道，縱情徇利，禍不旋踵，此狸狴之類也。經乎汗漫之門，游乎窈冥之野，徜徉無爲，與俗不羣，言雖無會，而獨應者，雖無執鼠之小用，而陶鑄堯舜，皆從此出，爲用不既大乎？此兩章莊生自敘其逍遙之趣也。莊子敘事，是傳影留神法。若其意指，都在驪黃牝牡外。如易之假象一般，大鵬之事，分明寫出性中活潑潑地。若求之聖賢書中，則素位而行一章，君子所性一章，居天下之廣居一章，疏食飲水，簞瓢陋巷，浴沂風雩，任重道遠等章，已具此理，至奇而無奇，至

妙而無妙至易至簡而至不可及放之則魏魏蕩蕩卷之却無尋處顧莊子已自落於聖門之籍政不必援而歸之以吾讀莊者當知其所以異所以同始得。

齊物論第二

內篇

物論紛紜自儒墨以至堅白同異之倫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莫不已之是而人之非彼皆非知代者故不齊吾知代則彼之不齊者吾付之不齊而皆齊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吹萬不同咸自取而已論

聲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  
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音綦  
其隱音印噓音虛嗒土荅反喪息浪反居音姬猶故  
也偃子游名

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子綦憑几坐  
忘凝神寂寞仰天而歎妙悟自然同天人均彼我  
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然死灰  
槁木狀其寂寞無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

若子綦故發驚疑之問。吾喪我則我自忘矣。我倘自忘天下孰識之哉。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籟音類夫音扶塊音怪若對二反噫音隘喁音曉凡  
同音聊畏鳥罪反枅祖罪反枅音雞圈起權反臼

音管注音蛙汗音鳥謫音孝濠音豪突音天咬音拗  
於交反啁音愚冷音零和音賀下同飄音標齊音霽  
止也

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夫簫管參  
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天地之籟  
亦如是矣下文遂言地籟大塊指形象之天地言  
大塊之中噫而出氣其名謂之風風惟無作作則  
萬竅皆怒動而爲聲矣獨不聞窸窣然自遠來者  
乎窸窣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言長風之來擊  
蕩山林遂使樹木不寧紛披扇動彼百圍之大木  
孔竅多奇或似鼻者或似口者或似耳者或似柱

頭斗檣者或似蓄獸囿者或似春臼者或注曲而  
擁腫者或汗下而不平者略舉樹竅有此八似矣  
是以大風所激其聲亦殊有作水湍激聲者有諄  
然作箭頭孔聲者有作叱咄聲者有作呼吸聲者  
有作叫呼聲者有作謔哭聲者有突然若深谷聲  
者有咬然若哀切聲者竅有八似風之所及亦復  
有此八聲矣風之開前來者其聲于于焉隨後來  
者其聲喁喁然冷清卽應之以小和暴疾卽應之  
以大和烈風旣止則衆竅咸虛無聲羣聲之不齊  
如此爾不見其形之調調刁刁搖動而不齊乎蓋

聲有此異形亦有此異也此皆盈虛聚散不得不爾豈非所謂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而無窮者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比音婢夫音扶

子游曰地籟則上所云竅穴之類是已人籟則人間合竹而成如簫管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有生之類萬有不同吹者自吹止者自止是孰使之然哉咸自取爾非有怒之者也天道至無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我亦不能生物物亦



不能生我然而不能不生者自然生也有止亦不能不止自然止也自然則謂之天故以天籟名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也豈蒼蒼之謂邪凡春生秋殺出死入生目視耳聽貴賤賢愚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盡天籟之自然而無窮者也下文以情識之變言之怒者氣奮之意故大鵬亦曰怒而飛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言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  
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  
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  
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知去聲覺音教緘音  
慢審音教訊側據反  
厭音厭緘古咸反洫呼從反熱音孺尼輒反怪也菌  
音窘

此詳言天籟之不同蓋人心之變無窮而爲象各  
異大知者閒閒其廣博也小知者間間其分別也  
大言者炎炎其光華也小言者詹詹其詞費也寐  
則神魂交合也寤則目開意悟也人之與物接也  
以爲構結驩愛而不知其日以心鬪也或纒然其

心寬也或窘然其心深也或窘然其心隱也或小  
恐惴惴休惕若無所容也或大恐縵縵悠長若無  
所止也其迅發若弩機箭括是非有主不可回也  
其畱滯如詛祝盟誓堅確守勝不可移也其衰殺  
如秋冬景物蕭然其日消也其沉溺於所爲一往  
而不可使之復返也其厭沒於欲如緘結之不可  
解彌老而愈深也其心與死鄰日遊鬼趣不能使  
返於陽生之塗也或喜而中心暢悅或怒而意念  
情嗔或哀而涕泗悲號或樂而手足怵舞或熱而  
恐怪不動或姚而美麗妖冶或佚而縱放奢華或

啓而開張不檢或態而矜容作氣衆生心識轉變不窮略而言之有此異日審而察之皆幻出譬夫金石內虛而忽暢其律呂淨暑蒸作而倏生爲茵芝雖情變無窮而總歸自取不知其所以怒之者是以謂之天籟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  
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藏去  
聲眩

音該說音悅遞音弟

凡上文所云情識之變皆所謂吹萬不同者也此  
理無日無夜相與代謝於吾前與日俱新無有窮  
盡竟不知其從何處起故曰怒者其誰邪此一句  
是莊子學問大宗旨卽逍遙遊所謂無窮者卽天  
下篇所稱芴漠無形變化無常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者一部莊子只發揮此句德充符篇曰死生存  
亡窮達貧富貴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亦此語也。故下文以儒墨是非毀成，不可不然而發，揮此理，究而言之。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已乎已乎者，蓋追之而不可及，談之而不可盡之意。言此相代之理，詎有窮處。凡我夜去明來，日夜生息，以成此人者，豈非此所爲乎。非彼相代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領受。鉤連脗合，亦最近矣。近則宜易知而終不知其所以使。若論非彼無我，似在彼邊。若論非我無所取，似在我邊。必有真宰使之，而特不得其朕兆。

之所在。凡無朕兆者，必無可行之迹，與可信之理。今此真宰者，人人有而可行，亦人人有而自信。初非誕漫荒唐，而無實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而終不見其形。蓋有情實無形狀，離之不可執之，不可皆自然，無使然者。始終說不出來，非不欲說，不可說也。故曰怒之者誰邪？此節從誰字換做其字，又換做此字，又換做彼字，又換做真宰字，都是誰字之意。且暮二字從日夜字出來，日夜是彼之日夜，且暮是我之且暮。次節百骸九竅云云，又從我字內發揮，且如我身中骨節甚多，繁而稱之曰百。

眼耳鼻舌口及下二瀆稱竅者九心肺肝脾兩腎  
稱藏者六必備存此物而後成身如許物中何物  
是我真宰我誰與爲親其無所揀擇而皆親之乎  
抑皆親之中又有最親而獨私者乎皆親則皆真  
宰也不應如此之多有私則有私真宰也不應如  
此之偏皆不可知也且是骸藏百體各有所司譬  
官府然豈各擁其尊而有爲之臣妾者乎抑幾務  
繁多臣妾不足以相治而待假借於他官乎爲復  
官不必備但以當職者爲主餘皆稱輔而更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非百骸非九竅非六藏非



形非色不自不他而巍然獨爲舉身內外之所歸  
命者乎此又不可不知也反覆致詰其中必有一  
端實說假饒求得其實說與不得其實說何損益  
於其真知其情不爲曠然有悟不知其情不爲冥  
然無覺竟無益於我然則吹萬之妙非惟不可知  
抑亦不必知已真君卽上文真宰卽吹萬之誰何  
謂求得與不得無損益於其真蓋真君變化而無  
迹直是不可知知之卽非世必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亦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茶乃結反音涅疲貌夫音扶與音預

承上言此理一自人受形以來與之旦暮相守未  
嘗暫離直至於死而後已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既求得其情與不得其情無損益於真只當以其  
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是德之  
盛也何今人銳情逐境妄與是非或與物相逆而  
刃或與物相順而靡其行盡天年如白駒之過隙  
而不知少求休息也不可悲哉方且縱其無涯之  
情終身碌碌與天下之辨者爲怪而考其效汎汎  
乎如捕風繫影竟無可言至於茶爾疲役奄奄乎  
就木而猶不知其所以好此者之歸趣云何也可  
不哀邪縱百年不死何益察其形則頽然紅者爲  
皓皓黝然玄者爲星星既已化矣心豈不與之俱

化子夫天以神明麗於人之身而爲之主善養之則精光日完圓通瑩徹超萬劫而不毀者亦此一點而乃使之與形俱化淪於鬼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矣此非哀之大者邪豈舉世有生之物本若是其茫茫哉意者我獨茫茫而人亦有惺惺者乎人皆茫茫猶可諉也人有惺惺而我獨茫茫胡可不惕然省也此一段分明卽他日責惠子所謂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天選子之形而子以堅白鳴之意蓋當時之持物

論者無不如此。故以此哀之爾。又言人若認得此理無窮，隨其天然自成之心而師之，率性而動，至理自足，歸而求之，各有餘師，不必知化而心自取者有之。雖愚者與有矣。化即所謂日夜相代於前者，自取即所謂非我無所取者。知此者至人也。隨其成心而師之，即天下篇所謂各爲其所欲言以自爲方者也。然在莊子已謂之愚矣。至於當時之爲物論如惠子流，又在此下言。今之人未成乎心而肆其空談，以是非天下，此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論，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以無有爲有者也。昔神禹

行游九域、幽經怪牒、舉知之矣、而不能以無有爲  
有、以無有爲有、雖神禹當付之不知、吾獨奈何、知  
之而空肆其辨哉、今日適越、而昔至見天下篇、總  
是不稽之談也、自發天籟二字之後、曰吹萬、曰彼  
我、至此方露是非二字、以暢齊物論之意、莊子之  
齊物論、以無窮二字齊之也、以天籟齊之也、或問  
自大知閑閑、以至蒸成菌、種種情識、佛氏謂之惡  
業、因緣、何以謂之天籟、何以謂之真君、蓋除却喜  
怒哀樂好惡、便無人心、除却人心、便無善惡、以好  
惡內傷其身、便非真、不以好惡傷其身、便是真、執

之則皆物不執則皆道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蒙音寇惡音烏下同

此方以物論合天籟而言夫言是人之吹也而不比於吹者何蓋吹有音無字而言則有音有字有是有非必將詮理而辯物矣故異於吹特其所

謂是非者殊不可定不可定則比之於吹猶未始  
不同也不可定有二義在世法則彼以爲是而我  
以爲非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由彼我之情偏故  
未定也在道法則曩以爲是而今以爲非今以爲  
是而後以爲非卽是卽非卽非卽是則我是我非  
亦不可定也皆所謂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  
萌者也旣未定則吾之言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與鼓音何異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者謂之鼓  
音鳥無知鳥之初生者尤無知特天機之自鳴耳  
而何是與非之有知代之言亦如是而已故比之



吹可也。若此則道本無真僞。曷隱而有真僞哉。言本無是非。曷隱而有是非哉。道隱則不存。曷往而不存哉。言隱則不可。曷存而不可哉。蓋道之隱。隱於人心之小成也。小成則稱仁稱義而漓道德之真。故道從此隱。言之隱。隱於言之榮華也。高談雄辯。以後罷者爲勝。故至言從此隱。故有儒墨者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紛然其殺亂矣。雖然天下之是非本無定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奚而不可。惟知代者。心始不芒而能之。豈小成之人所能哉。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是是字卽此字以下並同舊說以彼字中  
攝此字以是字中攝非字互見成文以爲莊子行

文奇處此大拙耳。爲奇之有莊子之奇不在此一字間也。此暢上文未發之意。言物本大同無非彼亦無非此而橫生是非於其間者。蓋心有所蔽而不能相通。不見彼之所見而獨知己之所知故也。故曰彼出於此此亦因彼豈非代謝而不可分哉。今人蔽於彼此之迹猶夫滯於有生之說者也。豈知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本故人之所謂生者鬼之所謂死也鬼之所謂生者人之所謂死也。然則可否是非其果可定乎。惟因其所是而是之萬物莫不是矣。是以聖人不自由而照之以

天以天眼視萬物則不偏亦因其所是而是之也  
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有彼此否乎哉蓋人各得其道之一偏故執東而  
笑西執西而笑東吾無彼無此不執偶對第從道  
之樞本處運動得其虛中而環轉者以應無窮故  
方是卽有非方非卽有是是非皆一無窮而無所  
底滯此所謂不由而照之以天者也故曰莫若以  
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  
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  
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  
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  
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

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夫鈞是之謂兩

行。

惡音烏 莛音廷 屋梁也 楹音盈 屋柱也 厲音癩 危音說 疾也 僑音決 垂也 復扶又反 幾音機 徂音疽

葶音序 橡子也 朝三暮四 朝三升 暮四升也

人各以在我者爲是在人者爲非已指則曰指也  
人指則曰非指已馬則曰馬也人馬則曰非馬夫  
以我指比人指則人指誠非指也莫若反而比之  
以人之非指而比我之指則我指亦非指矣以我  
馬比人馬則人馬誠非馬也莫若反而比之以人  
之非馬而比我馬則我馬亦非馬矣吾以在彼者  
爲非人亦以在此者爲非若謂之非則均非而已

天下豈有獨非之理哉。仰觀俯察莫不皆然。天地猶一指也。萬物猶一馬也。要之皆無是非。皆無彼此也。天下無定可乎。可亦無定不可乎。不可道無定成見之於行。則成物無定。然與之以名。則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而亦無物不然。物固有所可而亦無物不可。蓋不獨以人情觀之如是。天理亦如是不獨以俗眼觀之如是。道眼亦如是。人情俗眼見人而不見己。見己而不見人。天理道眼則無所不見。故蓬之橫而楹之從也。厲之醜而西施之好也。恢嵬懦

怪之不齊也。行情萬殊而理性同，得道通而爲一也。分與成殊矣，然分所以爲成也，成與毀殊矣，然成所以爲毀也，裂繒剪錦衣裳之所爲成也，甃垣築室木石之所爲毀也，然則孰爲成孰爲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之，故不自用而寄諸庸，寄諸庸者取其適用而止，故稱通而能得也。至於得而幾於道，無思無爲，與天理人事皆相應矣。無他，因其所是而是之而已，因而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今之持物論者，勞神極慮以爲一，而不知其本一也。謂之朝三，昔有狙公以芻予狙，而與之約曰：吾與汝



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更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朝雖稍增而暮則已減，無加於七，而能令狙怒，能令狙喜，狙公亦巧於馭狙矣。亦因狙之所是而是之也。是以聖人之於萬物，和。其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天下之曉曉從此止矣。且並存其說而兼得其是，故謂之兩行。兩行則無所不可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成也道之所以成也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身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  
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文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

惡音烏知音智幾音機好去聲滑音骨  
亂也爲去聲

此又發揮上文無成與過之意。言古人之知高出天下之上。至極而不可及矣。惡乎至。有以爲本來無一物者。物尚無有。安有是非。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下此一等者。雖不能無物。然猶博觀并容。無人我相。未始有所封聚也。又下一等者。不能無封聚矣。然猶不滯不執。可方可圓。未始的有所是非也。至於是非明白。然後心有主。喙喙爭鳴。如參商之不相見。胡越之不相得。而大道從此裂矣。然於道謂之虧。於愛謂之成。吾方以爲虧。人方以爲成。然則虧與成之名的有定在乎哉。謂之有成。

與虧者譬昭氏之鼓琴也。有鼓則悲喜欣戚四面橫集，謂之有成有虧可也。謂之無成與虧者，譬昭氏之不鼓琴也。無鼓則寂然收響，復歸無物，謂之無成與虧可也。鼓不鼓而有與無之名，便別適在反掌間爾。的有定在乎哉。吾未見虧與成之有辨也。且昭文之以善琴名也，師曠之以善樂名也，惠子之以善談名也。三子之知皆不可及，故各享其名以終其身。良以其獨好之在此而他無以易之。又欲以此自顯於當世，故畢其生平之力而自信其爲有成矣。以我論之，惜乎於道槩無所聞，遂萬

物而不反明非所明而徒以堅白無用之昧終與草木腐朽何異至於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絲桐終而亦無所成以彼四子者而可以謂之成則如我之無成亦可謂之成矣若四子不可謂之成則知彼與我均一無成也吾又不知其孰成而孰虧也成虧之不辨如此是故聖人不務分別之明而務滑疑之耀玄同混齊不自用而准取其適用此之謂以明堅白之昧公孫龍等設堅白之辨樂正子輿所謂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服人之口而不能屈人之心者惠施之學正出於此

莊子非之。故曰堅白之昧。枝策卽杖策。以師曠。瞽  
瞽故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果無謂乎。夫音扶

因上文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於是莊子自言吾

今有一言於此吾將言之不知與今之持論者相似乎不相似乎若相似與不相似與彼同則我亦猶夫彼而已何也彼持論者正爲其有相似與不相似而是非生焉今我亦謂相似與不相似則亦不免於是非而均之不能出是非之域吾何以異於彼也竟無異於彼吾宜付之無言矣雖然請嘗試言之烏能默而已乎有始也者恒物之所常言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名無終安得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稱未始有始是尚有始也真未始有始則名亦不立矣下文數聲

卽衍此意有有也者指迹之名有無也者亡迹之名然無有則無無故曰有未始有無也者尚存未始有無之名忘迹不盡弃其名而忘之始可故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從至虛至無之中俄然而有有無矣而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安在也終歸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已今我既有此辨矣則已有所指謂矣而未知吾之所指謂者真有指謂乎真無指謂乎舉其名迹雖復粲然竟其歸宿了無分辨吾亦無謂之謂不言之言耳莊子立論非漫無指謂彼以無窮爲宗而無窮者終



不可窮。故其語法當如此。老以無爲宗。佛以空爲宗。亦用此法。若孔孟論道。實有若落指實處。借此滑稽。不得學者不可不知。此一畝。余嘗用佛氏書解之。今附存焉。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稱也。猶夫人之生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本無始。生亦無生。無相生。而幻身遂有。衆法散。而浮世非堅。曷嘗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覩不破之機。又烏知其所以始也。故自始終對待之時。則謂之有。有。有也者。凡形相之美惡。與言語之是非。歷歷具

在不可謂之無也有無也者美惡本無美惡是非亦無是非皆由虛假展轉相軋而成故曰無也無卽前之所謂始也有未始有無也者存無於心復有無病并無忘之而後謂之真無也卽前所謂未始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其忘者未爲都忘雖忘忘之而後謂之真忘也卽前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佛氏所謂休尋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着從來悟了入頭路行得脫俗處踏實地頂虛空萬境全彰一塵不立皆三玄邊事不可認着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拈花迦葉微微

而笑得正法眼藏到此方爲無盡故曰俄而有無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蓋道性無二色  
空不殊謂之有則是非無主名迹盡虛旣曠然不  
可謂之有矣謂之無則眼見耳聞的手持足行的  
溪聲山色翠竹黃花都是虛空中不可壞相安得  
謂之無惟至人爲能不被境瞞玄同無礙千變萬  
化而不離於宗不落見解不滯言詮故無有無之  
可言無是非之可辨也今我之言亦如此旣已有  
謂矣而不知我果有謂乎果無謂乎蓋有言之不  
言不言之言在矣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几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以有形爲大則秋豪大矣安知不有處秋豪之端萬分一者乎。以有限爲小則泰山小矣泰山亦粗大於卷石耳。彼大澤之壘空其大於泰山豈可以數計哉。以有生爲大則殤子壽矣。故佛家謂之轉

世既轉一世矣寧不稱壽以喪生爲天則彭祖夭矣壽八百而死自悔不壽此其比大椿冥靈曾不能百一而冥可以稱壽乎疏云性足爲大無餘爲小亦此意也故天地與我並生無壽無夭萬物與我爲一無大無小一而已矣既已爲一矣復何分辨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見在分辨且得無言乎既有一復有言則成二數矣以二數復合而一之又成三數矣自此以往相乘不已善算者不能竟而况凡人乎故從無而起猶坐成三而况從有起數者乎是尚可以言論致哉如欲無適而止

不復從事於分積之數者，惟因其所是而是之，庶  
可爾。

天道未始有卦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吟也。請言其  
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噍，大勇不忮，道昭而不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者乎？夫音扶，爲去聲，吟音幹，喙音歛，伎音至，同音團，  
幾平聲，葆音保，膾古外反，宗一膾二胥敖三皆

國名艾音穰

道無封言無常，故無可辯，亦以其無封無常也。故  
辯從此出，而有畛界之多端焉。六合之外，雖聖人

安能竟其所窮是大而不可論也六合之內其細  
瑣猥全之情又安可以盡察是小而不可議也古  
今變態多者莫如春秋故其書最稱是非之府然  
孔子猶議而不辯以爲辯之不可勝辯故但存衆  
人之所同是同非者以爲鑒誠爾蓋分則必有所  
不及分者辯則必有所不及辯者聖人懷之而總  
付於無言無言而理自昭衆人則條區畛別而辯  
之以相示愈辯而愈不明故曰有不見也夫道之  
所貴者大而已大道不昭大言不辯大仁不仁大  
廉不歎大勇不忤道昭則不明矣言辯則不及矣



仁常則不成矣。廉清則不信矣。勇伎則不成矣。何也。爲其傷於小也。以小而希大。譬猶以圓而學方。不可得已。故知止於不知。付之無可奈何而止矣。不必求其無不知也。故有不言之言。不道之道。雖有所不言不道。而天下之道畢苞於其中。雖若有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大光明藏。故曰此之謂天府。爲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又謂之葆光。爲其萬物並照。光天之下。無不被也。昔堯欲伐三不庭之國。謀未決而不釋。然舜曰。三子猶蓬艾中一物耳。日月之明。何所不

然而不能容蓬艾之一物乎無遠邇幽深付之自  
若此聖人之所以弘至德也此葆光之論也

齋鍊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予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  
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獾獾狙以  
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惡音烏女音汝鱸音秋恂音峻獲猿同  
芻初俱反黍音患卿音卽蛆音疽蟲名  
鵬音笞獮篇面反嬌音墻決喜缺反音血疾貌泛音互凍也

莊子之所以齊物論者備矣又引齧缺瞿鵠二問答以發不益之意偏死半體枯也鱸魚類人不可

寢溼而鱗不然不可木處而猿猴不然誰爲正處  
乎芻草也牛羊之類豢養也犬豕之類以所食得  
名也薦美草也螂蛆蜈蚣也能食蛇腦帶蛇也獮  
狙似猿而狗頭以猿爲雌毛嬙古之美人一云越  
王姬麗姬晉獻公夫人葛稚川曰人情莫不受紅  
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  
合玄膽素膠江離捐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  
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茹  
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推鑿之聲不以易絲

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若至人  
雖死生猶不變而况是非之塗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  
之奚句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  
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蘊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  
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孟浪  
如字

一音漫爛熒因迥反本作瑩惑也大音太彈音但鴉音紫小鳩也爲音位贈音劓贈合無際貌滑音汨滑音昏滑昏未定之謂菟音豚惡音烏說音悅惡死鳥路反勸音祈覺音教女音汝

夫子指長梧子立其名孟浪無所趣舍之謂熒惑也時夜司夜謂雞也鷄小鳩可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固孟浪非所聞也故聞之者亦聽熒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何異夫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鷄炙之意者哉不能安時處順而逆計變化亦大早矣言之旣爲孟浪故曰予且爲汝妄言之聽之亦爲早計故曰汝亦爲

予妄聽之何哉蓋至人者旁日月挾宇宙游於元氣之先而出於太虛之表爲其自然脗合之道而置其滑濬雜亂之迹世人以隸爲賤而賤之故不勝其分別之多而滑濬迷亂各自是於一方至人視已與隸等視隸與至尊等不見可賤故置之勿言自然爲之脗合衆人役役馳騖於是非聖人茫然無知而直往雖參揉萬歲而純一不雜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可則萬物一然然其視天下之物盡見其然而無不然者蘊積無窮止此一理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



所加乎死生一也。死非可惡，生非可悅，人乃悅生而惡死，惑也。彼少而失其故鄉者，安於所在而不歸，人必以爲流浪人矣。今吾之生焉，知非弱喪而死焉，知非還鄉也。何爲惡之哉？驪姬初去父母，相持而哭，甚悲也。及安於晉，而後悔其泣之非也。然則人之死，安知非驪姬之嫁，而紛紛焉，祈巫謁醫，漣漣如執妻妾，手不忍訣，何爲者？安知其既死之後，不追悔其始之求生，亦猶驪姬之嫁也。且夫寤寐之事，有萬變，其占亦萬變。飲酒樂事也，夢飲酒者，其占爲哭。泣哭，泣哀事也，夢哭泣者，其占爲田。

獵或夢樂而占悲或夢悲而占樂覺寐之辨下河  
如此誰得而明其理方其夢也不自知其爲夢亦  
以爲覺也於夢之中又占其夢之吉凶而未始不  
以爲實也既覺之後而後知此其夢也非實也今  
天下芸芸然馳騖於有爲之境而爭出於是非之  
塗者皆大夢中人爾世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乃蠡測管窺之士質有至愚而方自以爲  
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爲貴  
賤者也不亦固哉今吾汝亦非忘言而神解者何  
異於夢予謂汝夢又何異於夢中占夢子既詭異

而不真。吾復悲汝而相弔。是以詭弔詭而已。必萬世之後。有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出焉。然後吾汝之夢。可解。當知是人甚爲希有。雖萬世而一相。望猶旦暮耳。世之識真者少。大覺至人。豈易得哉。君乎。牧乎。用列子事。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則夢爲國君。其樂無比。人有慰喻之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夜爲人君。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心形俱疲。昔若夢爲人僕。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亡少間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  
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  
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黜音替徒感反黑也惡音烏曼莫半反音漫

此一段最痛快三復之真令人緘金人之口若而  
皆汝也人固受其黜闇言我與若既已昧然矣而  
欲使人正之則人又受我與若之昧以暗傳暗終  
無明期也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言此之所以需彼者貴其能正之也今我與若

與人既皆不能正矣而何待於彼邪所謂待彼者非謂三人之外更有人也言人則多人在其中不止三人矣彼者對此之稱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不是然不然謂亦是亦不是亦然亦不然而不可定也。故天機動而爲是則是之既而人以爲不是吾亦付之無辯。天機動而爲然則然之既而人以爲不然吾亦付之無辯。或舍己而從人可也。或都舍而不從可也。或直前而任往可也。或既往而不追可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吾觀化聲之來當與其不來同如鳴鳥飈風之過。

耳。決然而已。和之以天然之倪。可分則從而分之。不爲多言。任之以曼延之妙。可混則從而混之。不爲循默。循斯而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故可以忘年而玄同。死生可以忘義而彌貫。是非至理。暢於無竟之域。至人亦寄迹於無竟之域而已。又焉用諄諄然與物論是非哉。曼衍猶曼延。無極之意。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

蛭蠃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系  
一 上 鼻 乃 黨 反 與 平 聲 蚘 音 附 蝮 音 除 惡 音 息

罔兩影邊之微陰也。罔兩謂影曰子之行止坐起皆聽於形何無特立之操也。影曰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則無待。萬類參差無非獨化。吾亦天機之自然若此耳。豈有待而然邪。若謂我待形而然也。則形復何所待。邪。謂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所待。斯則待待無窮。卒於無待也。彼蛇蛻舊皮。蜩出新甲。盡獨化而生者也。吾所待者。其待此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思慮無所措其間矣。蛇蚘蝮翼。舊以爲蛇腹下齟齬。及



蜩之翅、䟽解以爲當與外篇蛇蛻、蜩甲同。今從之。郭子玄曰：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爾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之因而忘其曰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栩栩音許，與平聲，覺音教，蘧音渠。

栩栩喜貌，喻快也。蘧蘧有形貌，夢爲蝶則蝶實而周虛，覺爲周則周在而蝶逝。周在而蝶逝則夜之栩栩然者，周夢爲蝶也。蝶實而周虛則晝之蘧蘧然者，蝶夢爲周也。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

周與蝴蝶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故一物也。此變化之常理。達觀者無滯情矣。人以覺爲真，而夢爲假者，豈不以夢暫而覺久邪？然觀百年於無數劫中，不旣暫矣哉？生暫則當稱假矣，死久則當稱真矣。無以異於夢也。無以異於夢，則今日之周徒蝴蝶用事耳。安得周於其間？若不然，而以爲夢猶死也。則夢中亦栩栩之所未始，非周而何必浮世之周？然後爲周也。人惟無遊於逍遙耳。遊逍遙則覺亦可，夢亦可，生亦可，死亦可。蛇蚺蜩翼，無非無待之時。鼻肝蟲背，盡爲不窮之地。譬彼窮指，方茲

六  
何用樂生而憂死是此而非彼奄然獨化而  
理盡矣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  
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  
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靈源湛寂觸  
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  
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  
莊周以卒齊物之意